

陳雲貴，1971年出生于德化縣，畢業于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肄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系研究生班。

IAC會員(世界陶藝家協會)、中國雕塑學會會員、中國文化產業促進會專家委員、福建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寧波大學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作品曾入選“新傳承”當代陶瓷藝術展、廣西柳州國際雕塑藝術展、北京798XYZ畫廊個展、山東國際雕塑藝術邀請展、超導國際當代陶瓷邀請展、福建省美術館個展、第十二屆全國美展、2013年法國秋季藝術沙龍提名展、宋莊藝術節聯展、當代藝術年鑒展(北京)等。作品“仕女系列”入選第十一屆全國美展，獲江西省美展一等獎。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淺析線條在型體、空間的運用

對中國的藝術家來說線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線條是空間藝術構建的基本要素。一件作品上，線條有短有長、有直有彎，節奏有快有慢、有急亦有緩，各自象徵互為表里。從上古易學的陽爻一和陰爻一的線條構建了中華文化的基石和東方的易學儒家思想。在古代青銅器上的線條裝飾既簡樸又端莊，可以看到先民對線條的理解和運用，表達了均衡與安定的先秦文化思想。從宗教的崇高之美到理性的冷峻之美，從精神的激情到知性的和諧，綫的藝術精神從單一的裝飾美走向更具有外在形式語言的豐富與多樣的情感表達。

青銅器的造型多為曲綫，這種最初的抽象形式也是充滿着浪漫的想象力和動感的，曲綫的應用透露出喜悅與歡快，在人物造型上也趨于流暢。從青銅器鏗鏘的綫條上我們看到的是宗教和禮樂內在的精神表現。當然青銅的綫條也體現了雕塑造型的精神，以二維的綫條營造三維立體的空間視覺效果。綫條本身凝重、厚實，圓中有方，方中有圓，有着很強的秩序感和表現力。同時在很多青銅樂器上的綫條對應着音律節奏的變化排列流轉自如，也是綫條的韻律性。通過青銅器上紋飾的陰刻與陽刻的對比，曲與直的對比，不同的綫使器皿表面產生了各種的裝飾效果和雕塑空間。青銅器表面的這些綫條給人們帶來許多的啟發和靈感。

中國傳統金石、繪畫、書法的綫條繼承了優秀傳統文化，它們有着獨特的敘事和表現力。綫構成了金石、國畫、書法的動態美、靜態美、韻律美、抽象美等特徵。綫在中國繪畫、書法中的抑揚頓挫，有着無窮的表現力。歷代畫家在綫條的表現方法上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顧愷之的“春蠶吐絲”，吳道子的“吳帶當風”等，他們對綫條的應用，讓我們看到了綫條的走勢、節奏、穿插及力量感。

長期關注金石、國畫、書法的同時，對於綫條的理解有更多自己的體會和感知。也許是出生在福建德化的緣故，對於瓷泥這種材料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駕馭能力。由泥板構成的型與綫建構了自己的獨特藝術語言。在不斷地努力嘗試、探索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陶瓷藝術語言。“青瓷仕女系列”是用泥片和綫條、褶皺方式來創作的，手法頗有些類似于中國寫意水墨畫的筆觸、綫條。整個人物的動態、形態、情態，以及衣褶變化看似行雲流水酣暢淋漓。仕女衣褶在空間上也是若斷若續，并隨着形體、動態的運動，時聚時散，呈現了婀娜多姿的形體語言和豐富思想的情態。

如何才能具有表現力？金石、國畫、書法中的“綫”的內在精神深深地觸動了我，自由生動地使用

陶瓷材料，建立獨特藝術形式和藝術語言，把細膩豐富的時代特性文化的思想和情感用藝術的形式語言來表達，探索一種新的表現途徑，即將傳統寫意畫中的視覺特徵與陶瓷材料相結合是我長期的藝術追求。

用立體的雕塑呈現出寫意繪畫中的自由，泥板成型的藝術特點是造型語言的不確定性。泥性的特質和泥板自由的形式語言都能更好的詮釋寫意人物內在的情感和精神。在“青瓷仕女系列”作品中，泥板成型的特性充分體現了行雲流水的綫條表現力，讓她們的婀娜、清雅、純真和她們的憂愁都在泥板的轉折中像樂曲一樣婉轉地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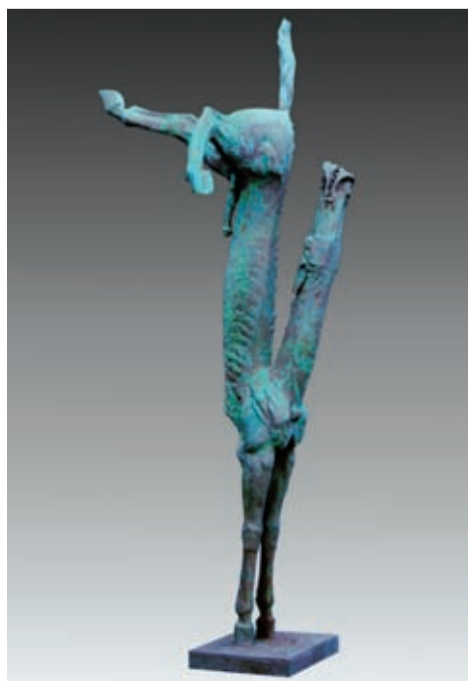
“民國先生”《見賢思齊》這個系列，我嘗試着在“青瓷仕女系列”的大寫意的基礎上，把民國先生們的臉部用現實寫實的手法代替了“仕女們”的大寫意中的簡，每一位先生都是當代目光中的“現代古人”，都是今天無法逾越的高度。一個作家好友曾說過：“見賢思齊”系列是一個非常隱忍的策劃事件，這些時代錯位的夢游者是通往尊嚴途中的高牆。他們值得被記住。這也是我想在“見賢思齊”系列中運用現實寫實方式表現人物的頭部，身體部分則運用東方的浪漫主義的手法來創作。在形體的塑造上運用了些柔弱和無序的綫條，詮釋了一個社會秩序的混亂，一群在亂世掙扎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寫照。在藝術的手法上借鑒了法國的雕塑家讓·克洛的作品，在嘗試不同形式的語言、不同的材料去詮釋不同的作品，傳遞着不同的思考和情感表達。在“風馬秀”系列當中，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人物。抽象的語境下用具象的手段創造的馬，視覺張力很強。“它是一匹馬，說它是馬，但你會看到鱷魚的脖頸，猛犸的腰腹甚至還有人的陰莖，你會感受到猛獸們掙扎在一匹馬的軀殼里。你覺得它是一祇動物？但也許他更像是一張滿弓、一祇衝鋒槍。動作瘋狂，極具攻擊性。任何動物都不可能做出這樣的動態，”這是任芷田對作品的解讀。形體被壓縮成枝條感，綫條隱藏在形體中。剛健的形體附着痙攣的綫條，型與綫在痙攣的軀體里焦灼着，使形體具有神經質的內在精神特點，從而強化了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做一匹這樣的馬並不是我的目的，它祇是我想表達一個時期一群人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的生存體驗和感受。

在嘗試新藝術語言形式的探索中，用綫條的二維性來塑造三維立體空間的形體也許是徒勞的，也許是錯位的想象，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許是失敗的，但還是要勇于去實驗、去探索，藝術之路才能越來越寬廣。誰知道呢……

(陳雲貴)



《冷香》



《風馬秀》之三



《春風·微蘊》



《梁瀟溟先生》



《妃子笑》